

上岸

张建新

老圣在水上漂了一辈子，小船是家，鱼是庄稼，一茬茬地收割，丰年歉年，水和鱼养活自己，养活家。

六十岁，正好六十岁，老圣要上岸了。

上岸老圣不情愿，和水和船和鱼打了几十年交道，舍不得。舍不得也要上岸，禁渔了。

水是大湖，八百里的方圆，烟波浩淼。大湖长鱼，形形色色鱼，形形色色虾蟹，在水里热闹。热闹时，老圣下网，网网不空。

近些年，热闹的景象少了，老圣下网，空着的时候十有七八。

鱼都哪去了，老圣明白，捕捞的人船太多，网太密，鱼虾蟹来不及。一些鱼多年不见了，比如胭脂鱼，几年里就没见过影子。

胭脂鱼漂亮，透明，手指头粗细，一抹胭脂红从身体透出，美美的。

胭脂鱼味美，熬汤，鲜得天下无味。

消失的何止胭脂鱼，多了去了。就连过去一捞一层的毛刀子鱼，也稀巴巴的了。

禁渔了，禁渔好呀，再不禁，再滥捕，大湖中的鱼恐怕就要绝迹了。

不过，上岸，老圣还是不舍。老圣十五六岁上船，在船上生活了四十多年，白天撒网，晚上枕着波涛睡觉，习惯了水，习惯了水上的生活。

不情愿归不情愿，老圣还是弃了船上岸。

岸上有房子，房子在湖边，推门见到湖。

上岸的老圣临湖，却和水远了。

日子有得过，政府安排得好，六十岁也是退休的年纪，该享享清福了。

儿女们大了，在城里安家，可以随了去，老圣不去，湖好呀，水好呀，鱼好呀。

老圣和老伴在湖边守房子，也守湖。

上岸的老圣闲不住，干啥事呢？老伴出了主意，没事吧，

到湖滩去转转，当活动筋骨，当城里人散散步。

老圣想，也只能如此了。

老圣下了湖滩，过去的大湖安静了下来，千帆竞扬的场面不见了，湖一下子就空旷了下来，尽管风浪不息，湖仍显得安静。

老圣贴着湖水走，浪拍在他的鞋上，鞋潮了，干脆脱了鞋，让湖水浇个痛快。

一天一天就这么过了。老圣想有个奇遇，比如碰上一条鱼，可惜一次也没遇上。许多年前可不是这样，有水就有鱼，在湖水中走，鱼撵着啃脚趾头。

老圣有些懊恼，怎不见鱼？接着自责，鱼不见了，和自己有关，四十多年捕杀的鱼还少呀！老圣的自责一天加深，有时把手伸进湖中的礁石，狠狠地磨，磨得快出血。

老圣问自己：回到从前，还会下湖当个渔民吗？老圣回答自己：不了，不了。没鱼的湖少鱼的湖，还算个湖吗？不算。老圣得出结论，自己参与了对湖的谋杀。

有一天，老圣和人打了一架。六十岁的人打架不光彩，但打了，打得痛快。

原因摆在哪，有人在湖边偷捕鱼。鱼毛都没偷到，但摆开了架势。老圣制止，偷捕的人欺他人老，不当回事，老圣动手扯网，就打起来了，打得结了球。

事后，老圣多了件事，不仅仅是在湖滩上转转，多了重任务，巡湖。

巡湖这词是老圣独创的，说给老伴听，老伴认可，又加了句赎罪。捕杀太多，得给鱼和湖赎罪。

赎吧，老圣巡湖当了回事，天天拎根木棍出门，还真撵走了一个又一个偷偷捕鱼人。偷鱼人心虚，喊上一两声就跑了。

日子过得快，一天老圣脱了鞋在湖水中走，眼前一亮，天啦，一抹胭脂红。

是一群胭脂鱼，是一群胭脂鱼！老圣喊了起来，鱼似乎一点不怕老圣，在他赤裸的脚边打转，还有几条轻轻咬着他的脚趾。

老圣突然泪流满面。老圣跑回和老伴说，老伴也高兴，随着到湖边，胭脂鱼还在，一大群，将湖水映成了胭脂色。

老圣说：真好！老伴说：真好！

是真的好，真好！

湖水荡来荡去，胭脂鱼不紧不慢，有几条还悠悠地向湖边走，似也想上岸。

湖滩上有小花在开，红红的，泛胭脂色。大地上一抹好风光哦！



遗忘 洪昕 摄

“柿柿”欢喜

三木斋

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柿子是瑞果，是吉祥果，故而，不仅寻常百姓喜欢它，历代画家，也对之情有独钟，于是，柿子就屡屡成为画家们绘画的对象。

画家们，在绘画中，寄情达意，托物言志。

南宋·蜀僧牧溪，画有一幅《六柿图》（现藏日本龙光寺），纯粹用笔墨点染而成，六枚柿子参差罗列，只是水墨浓淡不已。墨者，至黑，浓浓一坨，看上去是那样的凝重、陈实；淡者，极淡，淡至一白，有两枚柿子，若然不是那黑色的柿蒂，你就几乎看不到它的存在。如此黑白错落，就生发出一种极强的扩张力和冲击力，因之，台湾著名的文化史研究者李霖灿先生，就如此评价道：“给人的感觉，像是墨分五彩，一片缤纷照眼；又像是摄取了对象的时空综合凝聚，使人感受到：宇宙可以过去，但艺术家笔下的几枚柿子却会万古长存。”换言之，一幅《六柿图》，彰显出艺术的极强的生命力。

牧溪是僧人，而且是高僧，据说，他画《六柿图》，“六柿”，是谐音“六识”，而“六识”则是指心智作用中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这六种感觉，在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这六种知觉上所产生的六种认识作用，所以说，牧溪的《六柿图》，禅意十足。此等禅意，就是慧，就是智，就是觉，其中内蕴的，其实就是一份禅家的悟性欢喜。

“明四家”之一的沈周，画有一幅《荔枝图》，荔、柿均为折枝，荔枝在上，柿枝居下，荔枝，枝叶婆娑，果实累累；柿枝，则枝叶疏落，枝条瘦瘦，柿果仅两枚，但每一枚都圆润、饱满，沉甸甸，垂垂然，细长的瘦枝，仿佛有不胜之感。真是丰实得厚重，沉甸甸得欢喜。

画面有题跋诗一首，其中最后两句曰：“行酒不妨从小子，耦耕还喜约比邻。”可见，“荔枝”同画，有“比邻”之意。画面寓意，似乎可作两解：其一，荔枝，谐音“利市”或者“利事”；“利”于“市”，或者“利于事”，都好。其二，是“荔”在上且多，“柿”在下且少，可喻指为“利多事少”。但不管怎样，其喻义皆是美好的，都是皆大欢喜的。

白石老人，以画蔬果虫鱼而知名，其

中，柿子是他常画的题材之一，他甚至自喻为“柿园先生”。

白石老人，画青柿子，也画熟柿子。青柿子是一种青灰色的方形柿子，看上去结实、敦厚、安稳，有一种棱角凸显的正感，洋溢着一种倔强不屈的生命力。熟柿子，呈红、黄两色，表现的是一种成熟，是一种吉祥，画面喜气洋洋。故而，白石老人所画熟柿子，就大多以“柿”与“事”与“世”之谐音，表达一种吉祥、期盼或者祝福。六七只柿子，放于一提篮之中，安安静静，于是就《事事安然》；五只柿子，处在同一画面，就是《五世同堂》。白石老人画柿子，更喜欢，或者说更讲究“搭配”：两枚柿子、三四枚芋头，搭配在一起，就是《事事遇头》；两只柿子、三只苹果，就是《事事平安》；两只柿子、两棵白菜，则为《事事清白》。

白石老人毕竟出身农家，所以说，他的柿子画，更多的是表现了一种俗世的、大众化的、民俗的欢喜。与农家的新年版画，精神一脉。

白石老人及之前的古代画家，画柿子大多就只是“柿子”，无枝无叶。此后，包括与他同时代的陈之佛等人，画风为之一变，画柿子不再是单纯的“柿子”，而是枝叶、柿子并存，画面也就越加热闹、欢喜。

不过，画整株柿子树的还是比较少，画家大多喜欢画折枝。

陈之佛，号雪翁。他与白石老人，几乎是同时代画家。他的柿子画，就大多是折枝画。如他有一幅折枝柿子画：画面，巨枝之下，分出小枝数枝，柿叶苍碧中隐隐溢颓败之色，大红柿子数枚，果实饱满，色泽鲜艳，枝头白头翁一只，扭首张嘴，似在喳喳鸣叫。整个画面，陈实饱满，真是“事事欢喜”，熠熠生辉。

曾见过一幅无名氏的柿子画作：半截老树，伸出柿枝三两，枝上柿果三两枚，特别饱满、红硕，一只花喜鹊，扎煞着翅膀，飞临半空，凝目注视着其中一枚红柿子，那副急于啄食的表情，栩栩然，生动然……

整幅画面，古雅、红火、生动，极具灵性，秀润朗朗，真是欢喜极了，欢喜极了。

